

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意涵： 以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為核心觀

吳雪鳳

(屏東科技大學及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摘 要

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特質，曾引起歐亞大陸權力互動關係的變動與英、俄兩國對中亞的爭奪。據此，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於1904年提出海權與陸權制衡的全球地緣政治觀，即「軸心地區」觀，1919年修改為「心臟地帶」理論。1943年，麥金德預視國際體系再次變動，以全球五大區域權力平衡體系取代心臟地帶理論。現今，前蘇聯崩解與中國崛起對全球權力平衡體系影響巨大，如麥金德的理論能經適當調整，則將能更適切地回應此變遷，特別是有助於理解中亞國家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意涵。

關鍵詞：中亞、中國、俄羅斯、美國、麥金德

壹、前言

歐亞大陸聚集著全球最多的人口、資源與工業力量。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曾提出統治歐亞大陸(世界島)者，可以掌控世界，而欲掌控世界島者，以能統治「心臟地帶」(Heartland)為前提。¹此全球戰略理論成為冷戰時期美、蘇對峙的思考根源，主要

1. 麥金德於1904年指出一自歷史記載以來，歐洲的權力鬥爭，即是圍繞著支

原因正是蘇聯掌控著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當時美國的圍堵戰略為預防麥金德的預言成真，而蘇聯共產主義擴張的目的可被視為實現麥金德「統治世界島」、「掌控世界」的預言。²麥金德的理論，從1904年「軸心地區」觀、1919年「心臟地帶」理論，到1943年全球觀理論的論述，³至今仍影響美、俄、中三大強權的戰略布局，包括中國於2015年3月所提出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以下簡稱一帶一路倡議），⁴以及2017年12月美國川普政府所提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維護區域內權力平衡做為其全球戰略。⁵此可印證為何1943年麥金德調降「心臟地帶」

配歐亞大陸內奧及北極海諸河流域：「軸心地區」(Pivot Area)的鬥爭。對海權國家而言，若能支配此一區域，即可消除來自內陸的陸權威脅；對陸權國家而言，若能控制此一區域，則能輕取位於半島的海權國家，因其被海洋包圍而無處可逃。麥金德將軸心地區視為是未來歐亞大陸強大帝國的心臟，1919年後將「軸心地區」改稱為「心臟地帶」。所謂「心臟地帶」的位置含括現今的俄羅斯及前蘇聯等共和國。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 April 1904, pp. 421-437;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42), pp. 1-205。

2.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pp. 83-127; 張錫模，〈西伯利亞鐵道的臺灣軌跡〉，《當代》，第214期，2005年6月，頁58-69。
3. 麥金德不斷地隨著國際政治體系及其運行環境的變遷而修正其理論，請見本文第二部分「麥金德地緣政治理論與中亞地區」。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pp. 16-19;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No. 4, July 1943, pp. 595-605。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015年3月28日，《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15-03/28/content_2839723.htm〉。

理論的重要性，進而修正為心臟地帶、北大西洋盆地區（陸中大洋）、古東方文明亞洲季風區、南大西洋盆地區，以及空白地幔區 (the *Mantle of Vacancies*)等全球五大區域平衡體系之全球觀理論。⁶

中亞地區正位於心臟地帶南緣，1991年蘇聯崩解之前，其地緣戰略地位並不特別顯著。隨著蘇聯瓦解，由於該地區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位置、夾處於中俄兩大強權之間、擁有豐富的能源蘊藏量，且鄰近中東地區，凸顯了其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地位。俄羅斯將中亞地區視為其重要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勢力範圍；對中國而言，中亞地區則具有增進其能源安全、戰略縱深與擴展其在歐亞大陸勢力範圍的作用；對美國而言，介入中亞事務與爭奪裏海能源，有助於強化其能源安全及維持其權力平衡戰略；印度則可利用中亞地區做為軍事基地，以改善其戰略地位，並分散能源進口風險。另外，日本、土耳其及歐洲等國家亦將中亞能源視為其需極力爭取的來源。顯然，中亞地區已成為冷戰後全球權力重新布局的重要地緣政治場域。

這場資源與權力分配爭奪戰中，蘇聯時期對中亞地區的絕對支配已不復見，各強權在此地區的權力爭奪，使其地緣政治特質更富戰略通道與權力投射作用。具體而言，中亞地區是歐亞大陸東西與南北各向重要的交通樞紐，且更是俄、中、印度等國的腹背，是極佳的軍事戰略布局地。這是中亞五國獨立前被隱藏的地緣戰略特質。換言之，中亞地區獨特的地緣戰略性已隨著全球政治體系的權力變動而轉變，其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作用已有別於麥金德將之歸納為心臟地帶抗

5.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December 2017,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6.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pp. 595-605。另外，在麥金德的論述中，空白地幔區所包括的範圍為非洲撒哈拉、阿拉伯、伊朗、西藏及蒙古等沙漠區到西伯利亞中部高原、阿拉斯加、加拿大勞倫琴地盾區(Laurentian shield)及美國西部半乾燥帶。

衡北大西洋盆地地區的作用。進一步來看，中亞地區具有足以影響心臟地帶、古東方文明亞洲季風區與空白地幔區等全球五大權力平衡區的戰略力量，且為任何一個勢力所無法或難以完全掌控。

就歷史的角度來看，麥金德不斷地隨著國際政治體系及其運行環境的變遷而修正其理論，此為其地緣政治學的理論分析足以貫穿整個20世紀，且可持續地運用於21世紀的國際互動關係之因。⁷然而蘇聯崩解與中國崛起的國際政治體系巨大變化，再加上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特質與戰略作用已逐漸偏向麥金德1943年全球觀中大部分的空白地幔區國家，此等現象對全球權力平衡體系所造成的影響，顯現當前麥金德理論對此現勢的解釋仍存有調整空間，特別是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意涵，因此需要重新被調整。為此，本文將以麥金德隨著國際政治體系及其運行環境變遷而修正其地緣政治學理論的視角，來探討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意涵。

麥金德的理論係以英國等海權國家做為核心對象，將俄、德等陸權國視為假想敵，延續此思維脈絡，現今英、美等海權國的假想敵已轉換為中、俄兩大陸權國。如以此為基礎，審視麥金德五大區域範圍重新調整的適切性，則位於心臟地帶中的國家，僅中亞地區五國同時對中、俄兩國具重要的地緣戰略作用，其他如高加索區、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國對中國的地緣戰略作用不強。因此，本文著重於討論中亞地區在麥金德理論中戰略區域位置的調整，而其他國家則仍屬於心臟地帶。

7. Colins S. Gray, "In Defence of the Heartland: Sir Halford Mackinder and His Critics a Hundred Years O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3, 2004, p. 18.

貳、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與中亞地區

一、麥金德理論脈絡中的中亞地區

19世紀，俄國利用中亞政治權力真空，⁸對中亞進行領土擴張，從1824年至1895年逐漸取得中亞地區。⁹俄國不斷地向歐亞大陸南方擴張，目的為解決其領土缺乏不凍港的地緣政治問題。然而俄國的擴張行動，卻使英國感到其在印度及遠東的帝國生命線受到威脅，因而引發一場英、俄兩國為爭奪歐亞大陸勢力範圍的大競賽(The Great Game)。¹⁰麥金德地緣政治學理論的基礎即發端於此，以全球視野來護衛西方世界。¹¹1904年，麥金德將俄國視為海權國家的陸權假想敵，提出軸心地區理論，提醒英國等海權必須防範單一陸權或陸權聯盟的擴張威脅。因為「軸心地區」國家將會不斷強盛，繼而擴張到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區，如此就能運用豐富的大陸資源建造艦隊，結合海洋與大陸資源，成為強大的世界帝國，如俄、德結盟，即可展現此一力量。

麥金德將世界劃分為軸心地區、內新月灣地帶(inner crescent)，以及外新月灣地帶(outer crescent)。他認為，歐亞大陸中央與北方的大平原區內雖有大河（勒拿河、鄂畢河、伏爾加河、烏拉爾河、葉尼塞河），但是這些大河不是內陸河，就是流入北方冰凍的海洋，沒有可

8. 本文中所提及的俄國為1917年之前的俄羅斯帝國，1917年至1991年以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稱之。1991年12月25日蘇聯正式瓦解，瓦解後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則以各共和國之名稱之。

9. Patrick K. O'Brien ed., *Atlas of World History* (London: George Philip Limited, 1999), pp. 180-181.

10. Evgeny Sergeev,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New York: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3), pp. xix-530.

11. Colins S. Gray, "In Defence of the Heartland: Sir Halford Mackinder and His Critics a Hundred Years On," p. 17.

供利用航行到海洋的水道，因此海洋勢力無法介入此地區。反觀，騎馬及騎駱駝的草原遊牧民族卻能機動性地縱橫馳騁於此。歷史上，該草原的機動力量成為強大的擴張勢力，激發歐洲的發展。如，在蒙古人出現前的三、四世紀，從中亞崛起的塞爾柱突厥人(Seljuk Turks)以草原的機動力量征服裏海、黑海、地中海、紅海及波斯海等五大海域，勢力範圍到達小亞細亞（為現今的安納托利亞，Anatolia），推翻巴格達及大馬士革薩拉森人(Saracens)的統治，並引發基督教世界大規模的十字軍東征，反抗來自亞洲心臟地帶草原的征服壓力。¹²

另外，中亞的草原民族曾以伊朗高原及小亞細亞作為前進據點，穿過旁遮普(Punjab)進入印度；經過敘利亞攻入埃及；越過博斯普魯斯及達達尼爾海峽而進入匈牙利；再有，穿過俄羅斯草原與繞道黑海、裏海以南，襲擊維也納。這些草原的遊牧民族（如突厥、匈奴及蒙古人等）從閉鎖的亞洲心臟地帶向上述緊鄰的東、南及西面巨大的「內新月灣地帶」，施加壓力。從 5-16 世紀之間，來自中亞的威脅促成了半月形邊緣地區的團結與發展。¹³

麥金德認為，鐵路科技發達更有助於陸地強權的勢力擴張，此使俄國取代蒙古帝國，可對芬蘭、斯堪的納維亞，以及歐亞大陸各地施壓並發動攻擊。¹⁴ 透過中亞鐵路(Central Asian Railroad)，俄國得以在歐亞大陸擴大其領土延續性，以鐵路網戰略性地連結其帝國外圍地區，包括中亞及蒙古，如同英國在印度建造鐵路一樣。鐵路使俄國同時從土庫曼大量增兵至裏海及窩瓦河(Volga)等地區的可能性成真，也

12. 「內新月灣地帶」緊鄰軸心地區的東、南及西面，有德國、奧地利、土耳其、印度及中國等國，由海路可以到達。另，「外新月灣地帶」則為被海洋隔離的英國、南非、澳洲、美國、加拿大，以及日本等國家。請見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pp. 425-436.

13.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pp. 425-436.

14.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pp. 434-436.

鞏固俄國在中亞的存在，甚至是亞洲俄國化的前進動力。透過鐵路，中亞及西伯利亞成為俄國新興的殖民地，切斷可護衛印度的沙漠帶，此使英國備感俄國威脅。¹⁵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麥金德將軸心地區的範圍擴大到易北河(Elbe River)及貝加爾湖(Lake Baikal)以東地區，「軸心地區」改稱為「心臟地帶」（請見圖1），此時期麥金德理論的假想敵從俄國轉變為德國。麥金德認為心臟地帶的政治實體將因擁有歐亞大陸的運輸中心位置與資源而得以控制歐亞大陸，繼而支配世界。循此，心臟地帶國家或聯盟將會取得海洋或其他必要資產而挑戰海權國家（外新月灣地區國家），特別是英國與美國。¹⁶由於當時德國的威脅遠大於俄國，又英、俄已和解，且中亞地區已被蘇聯納為領土範圍，該地區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作用被蘇聯所獨占，因此麥金德除提及中亞突厥人歷史外，並未對中亞多所論述，僅於其書《民主的理想與現實》(*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第五章「帝國間的對抗」中提及，從窩瓦河中游往南到察里津(Czaritzin)為俄國與歐洲的壕溝天塹，而該天塹以東，從低地平原到遠方乾旱的大草原為中亞真空地帶(vacancies)的起始點。該些論述成為1943年麥金德提出五大區域地理概念的基礎。

15. Evgeny Sergeev,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p. 334.

16.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pp. 1-145; Colins S. Gray, "In Defence of the Heartland: Sir Halford Mackinder and His Critics a Hundred Years On," p.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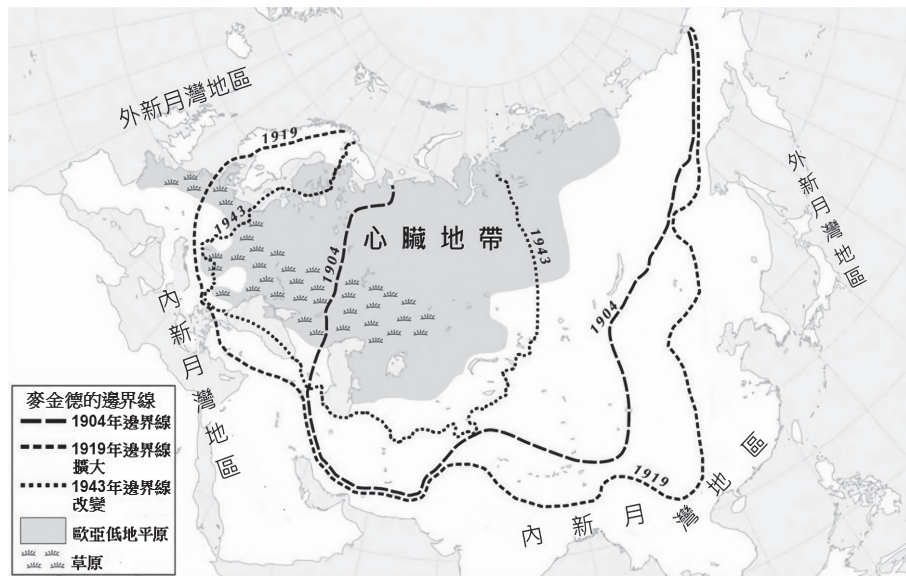


圖 1 麥金德 1904 年軸心地區、1919 年及 1943 年心臟地帶範圍

資料來源：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8。

二、國際政治體系的變遷與麥金德理論之修改

1943 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麥金德修改其 1919 年的心臟地帶支配論，縮小心臟地帶範圍，排除了葉尼塞河以東到太平洋的勒那河地區（西伯利亞中部高原），但仍強調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壘，仍具戰略防禦優勢。此時，麥金德認為控制心臟地帶並不能保證對世界島的統治，反而北大西洋盆地與心臟地帶同具重要性，且具有抵消心臟地帶優勢的潛力。他提出「第二地理概念」（second geographical concept，陸中大洋—北大西洋，和其所相依的海與河川盆地）及全球觀理論等創新與改革觀念。

這一理論的修改主要源自於：麥金德認為球形的世界觀縮小了心臟地帶空間的尺寸與作用，世界主要的平衡不再是處於海權與陸權之

間，而是在心臟地帶、北大西洋盆地（陸中大洋）、古東方文明亞洲季風區的中國與印度、南大西洋盆地的南美洲與次撒哈拉非洲，以及空白地幔區五大區域中，取得全球權力的平衡（請見圖 2）。¹⁷



圖 2 麥金德 1943 年全球觀的五大區域

資料來源：作者修正自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7。

說明：原圖空白地幔區範圍與麥金德的論述有所出入，多畫至南美洲的亞馬遜雨林區，故作者依麥金德所論述之範圍修正之。另，中亞地區之斜線標註為作者所加，以助讀者釐清心臟地帶之南緣位置。

循麥金德不斷地隨著國際政治體系及其運行環境的變遷而修正其理論，¹⁸ 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觀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明顯地受到麥

17.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pp. 595-605.

18. 事實上，麥金德的理論邏輯不變，但是用來劃分心臟地帶界線的世界軸心地區概念已經從陸地部隊移動區域的角度，轉變為一個以人、資源及內陸線為基礎的「權力碉堡」(Power Citadel)。

金德理論的影響。諸如：其陸中大洋觀被轉化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集體安全戰略結構；冷戰期間，美國針對蘇聯共產主義集團所採取的「圍堵」(Containment)政策；¹⁹後冷戰時期，美國為預防競爭性強權崛起的「權力平衡目標」戰略；以及2017年美國川普政府明確地將俄羅斯與中國列為其競爭對手，所提出的區域內權力平衡的全球戰略。凡此皆可印證該理論的影響。²⁰顯然，麥金德地緣政治理論的核心論述：西方最大的威脅與危險可能來自歐亞大陸，是不受時間限制的，²¹只是當前21世紀所防禦的對象由德國與蘇聯轉換為中國與俄羅斯。惟1943年麥金德所認定的心臟地帶範圍原幾乎等同於前蘇聯領土（除西伯利亞中部高原部分外），²²但隨著1991年蘇聯的瓦解，該地

19. 美國外交官肯楠(George Kennan)受到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及史拜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邊緣地帶」理論影響而提出「圍堵」(Containment)論述。1950年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簽署〈NSC68號文件〉，就是以此概念確立美國對共產主義集團的圍堵戰略。請見“X”(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Vol. 25, No. 4, July 1947, pp. 566-582;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68,” April 14, 1950,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c-hst/nsc-68.htm>>。

20. 2002年9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指出：美國須預防軍事競爭性強權的崛起，維護一個權力平衡狀況下的世界。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 September 2002, pp. 19-20, 25-26, 29,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http://nssarchive.us/NSSR/2002.pdf>>; 2017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白指出：「中國與俄國挑戰美國的實力、影響及利益，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與繁榮」。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21. Colins S. Gray, “In Defence of the Heartland: Sir Halford Mackinder and His Critics a Hundred Years On,” p. 21.

22.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p. 598.

帶已不是由單一政治實體所掌控。心臟地帶因前蘇聯各共和國的獨立，而發生根本的地緣政治權力變化，特別是中亞地區。

麥金德所稱的心臟地帶邊界線係沿著中亞地區之南緣劃分開來（請見圖 2），1904 年麥金德提出軸心地區理論時，這一地區是英國與俄國進行大競賽的場域，目的為支配鄰近軸心地區富藏資源的地帶，包括伊朗、印度及中東地區。雖然英、俄大競賽已經成為歷史事件，但是強權在中亞地區進行權力投射與地緣戰略布局的態勢，在 21 世紀的國際互動關係中又復活，甚至更為複雜。各強權在此地區為爭奪影響力的行動，似乎與 19 世紀英、俄兩國在此競爭有著相同的原因：影響心臟地帶的邊緣地區—中亞，易於進入地緣戰略的熱點與爭奪資源，特別是對俄羅斯、中東地區、東歐、東亞及南亞等地區的權力投射，²³ 以及爭奪裏海資源。

在麥金德所有的理論中，心臟地帶始終由單一政治實體所掌控，但是現今其所論述的心臟地帶中最具地緣戰略前進特質的中亞地區，已分屬多個政治實體。俄羅斯想取得中亞地區的支配權就必須與各強權進行權力競賽，且除了美國外，崛起的中國已有凌駕的實力，再加上日本、印度及土耳其等強權參賽，雖然俄羅斯繼承蘇聯最大遺產，擁有歷史文化與地緣等優勢，但是重回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版圖的中亞地區已不是俄羅斯所能完全掌控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美、俄及印度等國互動關係所造成的國際政治體系及其運行環境的變遷，正如同麥金德在 1943 年的預言，隨著亞洲地區印度與中國的發展，兩國將成為新的地緣戰略中心，全球權力平衡體系將會因此受到強化。²⁴ 此使麥金德原本集中在北大西洋盆地

23. Steven Menelly,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Central As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38, No. 1, Fall 2016, p. 36.

24.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p. 605.

區及心臟地帶兩大區域的地緣政治權力互動焦點，向東南推移。換言之，位居北大西洋盆地的美國仍是影響世界權力平衡的重要國家，除了心臟地帶的俄羅斯外，古東方文明亞洲季風區的中國與印度已足以對全球五大權力平衡區域產生影響。而麥金德所謂「荒野中的大腰帶」(the girdle of wilderness) — 空白地幔區的亞洲部分，已經成為歐亞大陸東、西及南、北的重要戰略性通道，特別是被麥金德視為重要地緣政治工具的鐵路運輸，被充分地運用於此。現今利用鐵路運輸作為歐亞大陸地緣戰略工具的國家不再限於心臟地帶的政治實體，古東方文明亞洲季風區的中國更實質地將之運用於其國家發展戰略（一帶一路倡議），並企圖藉此擴大其在歐亞大陸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達到國家發展的目的。

中亞地區位於心臟地帶南緣，鄰接空白地幔區，是整個歐亞大陸交通運輸重要的銜接點。同時，隨著中亞國家期待以經濟多元化來改善國家經濟的現實，以及各強權在此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權力爭奪，使其成為任何一個勢力無法或難以完全掌控的地區。此外，中亞地區除了原麥金德所提出的，可對「內新月灣地帶」施以地緣政治權力操作外，現在更可對俄羅斯形成地緣政治壓力。事實上，中亞地區對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戰略特質沒變，但其戰略作用正因外力而逐漸轉變，特別是中國對全球權力平衡作用力的加大，造成歐亞大陸權力互動關係的巨大變動，更彰顯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戰略作用與地位，同時也顯現麥金德理論中與其相關的論述有被再定位與調整的必要性。

參、中亞的新地緣政治經濟關係

蘇聯與中國巨大的轉變，使得 21 世紀全球五大平衡區域的權力配置狀態已不同於麥金德 1943 年所處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因此，如以麥金德的地緣政治學理論做基礎，以美國等海權做為戰略核心國，則中國與俄羅斯將成為此地緣戰略計畫的主要假想敵，此使位居兩國之

間的中亞地區之地緣戰略特質，更具關鍵性作用。

一、中亞的新地緣政治經濟、戰略作用與蘇聯遺緒

中亞五國為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及土庫曼，其中哈薩克擁有世界儲藏量 1.8% 的石油、2.5% 的煤等能源，以及鉍、鈾、鉛、錳及鋅等世界排名前五大礦產蘊藏資源，尤其鈾是世界產量最大的國家。²⁵ 烏茲別克是天然氣的主要生產與出口國，也有石油、煤、鈾及金、銀、銅與鉛等各類金屬礦藏。吉爾吉斯擁有豐富的水力資源、黃金、稀土、鋁、鋅等礦藏及待開發的煤、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土庫曼有石油、煤、硫磺、岩鹽及占世界儲藏量 10.1% 的天然氣等礦藏資源。塔吉克主要有水力發電、金、銀、鐵等金屬礦藏、半寶石礦及些許石油、天然氣與煤等能源。²⁶

20 世紀末，中亞五國脫離蘇聯獨立，並獲得國際間的外交承認，解除了被蘇聯禁錮的地緣政治角色，再度回歸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版圖。此意謂五國擁有獨立的地緣政治角色，亞洲大陸內部不再是難以觸及的戰略鐵板。同時，中亞地區所富藏的能源資源已不再為蘇聯所獨享，此成為全球能源地緣政治版圖變動的重要因素。

25. Ministry for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Investor's Guide 2017: Republic of Kazakhstan," 2017, p. 12, *invest.gov.kz.*, <http://www.cciiasb.ro/fileadmin/user_upload/Investors-guide-2017.pdf>.

26.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 Book," September 24, 2019, Accessed, *CIA*,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Tajikistan," August 22, 2019,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Tajikistan>>;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 2019, pp. 14, 30, 42, *BP*,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19-full-report.pdf>>.

(一) 中亞的新地緣政治經濟與強權戰略作用

重新獲得地緣政治權力的中亞五國，因國家體質虛弱，使其易於成為其他各國戰略與能源來源的布局對象，但此亦成為五國戰略操作的著力點與機會。

中亞五國獨立後，美國大力加強與五國的軍事安全合作，如推動中亞國家加入北約的「和平夥伴關係計畫」(Partnership for Peace)、與中亞國家進行軍事聯合演習、訓練，以及向中亞國家提供多種軍援等，目的在於維護中亞國家的獨立，進而弱化俄羅斯的影響力。911事件後，美國將中亞地區視為打擊恐怖組織的戰略點，於此設立軍事基地。後因美國過度干涉中亞國家的民主改革議題等，嚴重影響與該等國家的關係，各軍事基地陸續被關閉。其後，由於阿富汗問題惡化、「伊斯蘭國」對中、南亞地區的影響日深，以及為制衡中國與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力，促使美國重新反思中亞政策。2015年，美國與中亞國家建立外交多邊對話平臺，C5+1計畫，²⁷藉此希望能改善與中亞五國的關係及促進區域間的合作，該計畫可視為是美國企圖保持其在中亞地區影響力的指標。²⁸

近年來，雖然以美國為首在阿富汗的北約武力已大幅減少，但美國在阿富汗仍存有安全、經濟與軍事利益，而中亞國家因其與阿富汗有地理相鄰，對美國而言仍有其重要性。然而，就地緣政治的現實面而言，雖然中亞地區具重要戰略性，但美國與中亞各國建立關係20多年，卻沒有較大的具體成效，主要的原因是中亞地區對美國不具地理鄰近性與便利性，且除了美國之外，還有中、俄、土、印度、歐盟及伊朗等國為爭奪中亞地區戰略資源及戰略點，而彼此激烈競爭，再加

2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5+1," May 1, 2019, Accesse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p/sca/c51/index.htm>>.

28. Sarwat Rauf, "Changing Geopolitical Dynamics in Central Asia: Causes and Effects," *Strategic Studies*, Vol. 37, No. 4, Winter 2017, pp. 159, 164.

上中亞五國有其個別的國家利益考量，美國著實難以發展出獨力控制中亞的局勢。

進一步來看，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倡議的鐵、公路等基礎建設合作計畫，以中亞為中心，放射狀地發展出向北、西、西南及南等連結中國與歐亞大陸的交通及貿易等路線，擴大其在亞、歐、非三大區域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中國亦可藉此穩定中亞地區的安全秩序，除有助於對新疆的治理外，也可防範中亞地區成為其他強權用來攻擊或威脅中國的戰略防禦點。同時，從戰略上來看，中國修建中亞地區的能源管線，除可分散海上能源運輸的風險外，也可成為其未來取得裏海地區能源的戰略途徑，若中國在東亞爆發衝突時，這將是中國能源安全戰略重要的一環。因而，中國與中亞國家及俄羅斯共同組建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²⁹並分別與五國締結戰略夥伴關係，³⁰除了經濟與能源戰略因素外，目的之一就是制衡美國在

29.上海合作組織為中國主導成立，成員國包括：哈薩克、中國、吉爾吉斯、俄羅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印度及巴基斯坦。請見上海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簡介〉，2015年12月9日，《上海合作組織》，〈http://chn.sectsc.org/about_sco/〉。

30.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2017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488975.shtml〉；〈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哈薩克共和國關於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新階段的聯合宣言〉，《新華社》，2015年9月1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xinwen/2015-09/01/content_2922700.htm〉；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吉爾吉斯共和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聯合聲明〉，2018年6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topnews/2018-06/07/content_4816238.htm〉；〈中國和土庫曼斯坦關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新華社》，2013年9月4日，〈http://www.gov.cn/ldhd/2013-09/04/content_2480874.htm〉；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關於進一步深化全面戰略夥伴

中亞的行動。中國藉由一帶一路倡議，密切與中亞五國進行合作，深化與五國的關係。相對於美國及其他強權，中國雖對中亞地區擁有地緣優勢，但事實上，中國仍無法透過區域合作方式控制中亞地區的局勢發展。

再者，除了中、美兩國外，印度企圖藉中亞地區加強其戰略縱深，以對抗巴基斯坦等武鬥派團體，分散對中東地區的能源依賴，並提升其在亞洲的主導性強權地位。³¹ 土耳其與伊朗則將中亞各國視為擴大歐亞大陸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戰略點，對土耳其而言，中亞地區是其國家發展戰略中成為歐亞大陸能源網絡中心的能源來源之一。³² 日本及歐盟等國則將中亞地區視為其分散能源風險的來源地。這些是 1991 年之前蘇聯（俄國）統治時期的中亞地區所未顯現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戰略特質，這些特質隨著國際政治體系的權力變動而日漸彰顯。

（二）蘇聯遺緒

顯然，中亞地區的地理與天然資源條件對各國產生戰略磁吸作用，然而此間最大的作用力仍然是來自俄羅斯。就歷史觀點而言，中亞五國所必須面對的事實是，在蘇聯統治下約長達 70 年的經濟與政治等桎梏仍在，此使現今中亞國家的政策、對外關係，以及政治與經濟等發展都深受影響，特別是來自俄羅斯地緣政治戰略的影響。此歸諸於蘇聯時期史達林(Joseph Stalin)為強化中央政府的政治經濟統治，刻意將不同的產業集中在特定的共和國，讓各共和國無法經濟自立，形

關係的聯合聲明》，2017年5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461149.shtml>。

31. 張錫模，《中亞區域安全淨評估》（臺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2004年），頁13, 110-112, 126-128。

32. Republic of Turke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urkey’s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September 30, 2019, Accessed, *Republic of Turke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ttp://www.mfa.gov.tr/turkey_s-relations-with-central-asian-republics.en.mfa>.

成相互依賴的經濟結構。此一經濟分工狀態使獨立後的前蘇聯共和國仍與俄羅斯有經濟連結關係，尤其是白俄羅斯與中亞五國。

在前蘇聯經濟分工體系中，中亞五國因礦產資源豐富，被規畫為俄羅斯的原料生產與供應地。此造成五國經濟結構單一化，嚴重缺乏加工工業，致使原料與加工、輕、重工業之比例失衡，特別是輕工業與食品加工工業，造成至今仍與俄羅斯有相當程度的經濟互賴關係。如，哈薩克出產石油，卻不具備石油精煉能力。蘇聯瓦解前，哈薩克的石油、石油製品及機器製品等多數來自俄羅斯。³³

在地緣、經濟與能源安全的歷史連結下，俄羅斯視中亞地區為其傳統地緣政治勢力範圍，極力護衛與進行戰略布局，不斷地透過區域經濟合作方式來加強其與中亞國家的關係：1996年建立與白俄羅斯、哈薩克及吉爾吉斯等國的關稅聯盟；2001年成立歐亞經濟共同體；2008年組建俄、白、哈關稅同盟；2015年該關稅同盟正式轉型為歐亞經濟聯盟。³⁴俄羅斯推動該聯盟目的是欲藉由經濟整合擴展到政治合作，加強與前蘇聯共和國及鄰近國家關係，穩固其在歐亞大陸的影響力。此有別於中國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目的正是為了應對中國在中

33. 越常慶，《列國志：哈薩克斯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77-79。

34. The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Agreement on Foundation of 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September 29, 2019, Accessed, *The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http://wits.worldbank.org/GPTAD/PDF/archive/EAEC.pd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October 1, 2019, Accesse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http://mfa.gov.by/en/organizations/membership/list/aa16658947a49c28.html>>;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Facts and Figures," September 30, 2019, Accessed,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Documents/broshura26_ENGL_2014.pdf>.

亞地區、歐亞大陸日益增長的影響力。³⁵

中亞五國的位置對俄羅斯極具地緣戰略威脅作用，五國自然被俄羅斯視為其外交戰略的重點國。但，這也是中亞國家夾處於俄羅斯與其他外部強權利益爭奪之中，仍有足夠的政治空間與各強權周旋，掌握與追求本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談判籌碼。所以，縱使俄羅斯仍是中亞五國重要的夥伴，但就現實因素而言，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才是五國首要與優先致力執行的目標。多元化國際夥伴關係及加強區域國際合作等已成為這些國家對外政策的核心原則，如2001年除土庫曼外，中亞其餘四國與俄羅斯及中國共同組建上海合作組織，雖然是以安全、經濟及人文合作為主要目的，事實上，中亞國家加入中國所主導的區域組織，目的在淡化與制衡俄羅斯的控制力，促進其外交與經濟多元化發展。

因此，雖然俄羅斯很難放棄對中亞國家的地緣經濟利益，但傳統與俄羅斯的單一經濟互動關係已無法滿足這些國家的發展需求。就俄羅斯在中亞五國的進出口貿易額的比例來看，顯示俄羅斯對這些國家已不具經濟操控主導能力（請見表1）。隨著五國的經濟改革與開放投資等改變，前蘇聯時期的經濟體制束縛勢必逐漸鬆解，甚至連俄羅斯對中亞國家最具制約力的能源管線運輸系統，亦會因中亞國家多元化的經濟合作發展而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如，中國與哈薩克共同修建中哈原油管線，以及土庫曼透過建造到中國與伊朗的天然氣管線，成功地擴展其天然氣出口路線。明顯地，中亞國家在多元化政策下，逐漸取得其地緣政治經濟的自主性。³⁶

35. 吳雪鳳，〈哈薩克對中國地緣戰略與能源安全之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7卷第3期，2016年7月，頁125-127；連弘宜，〈一帶一路框架下中俄之潛在競合關係〉，《歐亞研究》，第3期，2018年4月，頁36-37。

36. 吳雪鳳，〈哈薩克對中國地緣戰略與能源安全之意涵〉，頁140-142。

表 1 2017 年中亞五國經貿資料

	哈薩克	吉爾吉斯	塔吉克	土庫曼	烏茲別克
出口國	義大利 17.9%	瑞士 59.1%	土耳其 27.5%	中國 83.7%	瑞士 38.7%
	中國 11.9%	烏茲別克 9.4%	中國 17.7%	土耳其 5.1%	中國 15.5%
	荷蘭 9.8%	哈薩克 5.1%	俄羅斯 13.4%	—	俄羅斯 10.7%
進口國	俄羅斯 38.9%	中國 32.6%	俄羅斯 38%	土耳其 24.2%	中國 23.7%
	中國 16.1%	俄羅斯 24.8%	哈薩克 19%	阿爾及利亞 14.4%	俄羅斯 22.5%
	德國 5.1%	哈薩克 16.4%	中國 8.7%	德國 9.8%	哈薩克 10.7%

資料來源：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 Book”。

說明：進、出口國資料為各國進、出口比例最高之前三國。唯引用的資料中，土庫曼的出口國僅羅列中國及土耳其兩國，本表格亦據實呈現。

二、中亞五國與外部強權的互動關係

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所擁有地緣政治戰略特質，可以是中亞國家做為與強權互動的戰略牌，但過去這些國家並沒有利用這一地緣政治條件，也不過於偏袒任何一個強權。然而，位置與地理特質卻讓他們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中身處地緣政治動亂的中心。

(一) 聯合行動

獨立對五國而言是缺乏經驗與不可預知的發展，因而面對外部強權在中亞地區的權力操作，特別是面對俄羅斯的潛在威脅，尋求自保的最佳策略即是結合其他四國採取聯合行動。1991年12月中亞五國以歐盟為範本，創建中亞聯邦(the Central Asian Commonwealth)，目的在與中亞鄰國恢復歷史的共同體，展現五國取得獨立的事實及其聯合的必要性，回應當時俄羅斯、烏克蘭及白俄羅斯三國總統突發的三邊決議—清理蘇聯與創立獨立國協(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³⁷

37. Presidential Library, “The Belavezha Accords signed,” December 8, 1991, *Presidential Library*, <<https://www.prlib.ru/en/history/619792>>; Sergei Mar-

1991年起，從中亞聯邦、1994年中亞經濟共同體(Central Asian Economic Union)，到2001年中亞合作組織(the Central Asia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中亞各國就關稅、商品、勞務及資本等進行了許多階段的整合。但這些區域合作與整合進程因外部強權相互競爭的作用力干擾，而未能有緊密的結合。再有2004年俄羅斯申請加入中亞合作組織，致使該組織因與歐亞經濟共同體合併，而於2005年終止存在。³⁸俄羅斯的加入明顯地扭曲了此一區域合作結構，終止中亞五邊區域互動模式，移除了國家間重要的對話平臺，在缺乏直接溝通與確切的合作關係下，加劇毒品、武器交易及水資源等區域問題。

雖然中亞區域組織已不存在，該區域仍持續以其內部邏輯運作，但對於區域間的問題卻無法確實有效地解決。因而有2018年3月，中亞地區新區域合作，包括中立的土庫曼，中亞五國進行五邊會議，此有別於傳統沒有土庫曼的四邊會議，真正地以區域為範圍進行協商。不再透過國際中介者調停糾紛，以戰略夥伴形式取代先前的談判合作關係，理性解決合作障礙與區域安全問題。³⁹

kedonov, "Post-Soviet integration: does the CIS work?" January 13, 2010, *OpenDemocracy*,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odr/post-soviet-integration-does-cis-work/>>.

38. Central Asian Bureau for Analytical Reporting, "Crisi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who is to blame and what to do? View from Uzbekistan," November 28, 2015, *Central Asian Bureau for Analytical Reporting*, <<https://cabar.asia/en/cabar-asia-crisis-of-regional-cooperation-in-central-asia-who-is-to-blame-and-what-to-do-view-from-uzbekistan/>>.

39. 五國所關注的是移除區域合作的障礙－理性使用水資源、劃定邊界、簽證、非法毒品與武器交易，以及建造或重建彼此間的鐵路等政治、貿易經濟及加強中亞的安全與穩定等議題，並擬籌組具向心力的軍事力量。Slavomír Horák, "Central Asia After Astana: From Integration to Cooperation," April 30, 2018,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509-central->

明顯地，該協商會議將俄羅斯排除在外，象徵中亞國家為地理與文明單一空間，意在與俄羅斯保持距離，使中亞各國有更自主與多元的發展空間。此中亞新合作關係可潛在地隔絕外部強權利用中亞內部的矛盾與衝突而進行地緣政治競爭的機會，特別是對抗於後蘇聯空間的舊式大競賽；以美國與歐盟為首的一方，而中國與俄羅斯在另一方。此使中亞五國凝聚完全不同的區域觀與態度，期能在非強權控制下進行整合，擺脫俄羅斯與中國將中亞視為他們政策一部分的虛弱國家命運僵局，並尋求一個新的聯合形式。

展望未來，雖然促成俄羅斯放棄其傳統的地緣政治觀，對中亞五國的獨立發展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五國必須證明他們有能力維護其共同利益，並有共同的意志不與那些不可避免的強權控制連結。聯合行動有助於使中亞各國在自力進行區域整合的動力下，排除對任一強權的領導與保護的依賴，增進各自利益與發展，尋求真正的獨立。

(二) 中亞國家與強權的互動槓桿

身處中亞特殊的地緣政治特質之中，從基礎的權利、建立軍事基地、軍事合作、基礎建設開發到建造區域多邊架構等政治、經濟及外交等各項議題，五國必須面對美、俄、中等大國欲將他們納入勢力範圍而交互施壓的影響。這使五國長期奉行「大國平衡」外交，⁴⁰在多元

asia-after-astana-from-integration-to-cooperation.html> ; S. Frederick Starr & Svante E. Cornel, “Moderniza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A New Spring?” November 25, 2018,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https://www.silkroadstudies.org/publications/silkroad-papers-and-monographs/item/13320-modernization-and-regional-cooperation-in-central-asia-a-new-spring?.html>>; Euractiv, “Connecting Central Asia,” March 2018, *Euractiv*, <<https://en.euractiv.eu/wp-content/uploads/sites/2/special-report/EURACTIV-Special-Report-Connecting-Central-Asia.pdf>>。

化外交、經濟與政治策略下，利用外部強權間的競爭，以及欲增進其中亞地區存在的這一關鍵點，掌握與強權協商的槓桿，取得對本國有利的協商、交易與布局。

以美國為例，美國欲抗衡俄羅斯與中國，特別是中國日漸增強的影響力，除了強化與印太地區國家的軍事合作外，如能在歐亞大陸內部取得戰略地，將有助於掌握多元的戰略操作籌碼，因而中亞五國會是美國極佳的戰略爭取對象。反觀，五國與美國進行軍事安全合作、接受美國軍援、加入北約「和平夥伴關係計畫」，以及聯合演習等，⁴¹

40. Albert Menteshashvili,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Central Asian and Caucasian Republics," September 30, 2019, Accessed, pp. 13, 21,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s://www.nato.int/acad/fellow/97-99/menteshashvili.pdf>>;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Tajikistan, "Tajikistan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October 1, 2019, Accessed,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Tajikistan*, <<http://www.president.tj/en/taxonomy/term/5/19#vo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Foreign Policy Concept for 2014-2020 Republic of Kazakhstan," September 17, 201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http://mfa.gov.kz/en/content-view/kontsepsiya-vneshnoj-politiki-rk-na-2014-2020-gg>>.

41.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Relations with Uzbekistan," March 27, 2019,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22839.htm>;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Relations with Kazakhstan," March 26, 2019,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49598.htm>;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Relations with Tajikistan," March 21, 2019,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50312.htm>;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Relations with the Kyrgyz Republic," September 28, 2018,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49607.htm>;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Relations with Turkmenistan," September 28, 2018,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50317.htm>.

即在借助美國與俄羅斯抗衡的力量，弱化俄羅斯的影響力，以維護其國家安全與脆弱的獨立基礎。

吉爾吉斯曾是唯一一個同時將軍事基地租借給俄羅斯與美國的中亞國家。911 事件後，美國以每年超過六千萬美元的租用費，於 2001 年起向吉爾吉斯租借瑪納斯(Manas)做為空軍基地。該基地成為北約在阿富汗戰爭中最大的後方基地及中轉站。2003 年吉爾吉斯亦提供坎特空軍基地(Kant Air Base)給俄羅斯使用，此有強權平衡作用。

2012 年，在俄羅斯政府提出註銷五億美元債務的條件下，吉爾吉斯同意將俄羅斯軍事基地的使用期展延 15 年、加入歐亞經濟聯盟，並決議於 2014 年 6 月對美國關閉其境內的空軍基地。該決策包含地緣政治與經濟因素；一方面，吉爾吉斯極度倚賴俄羅斯的經濟、出口市場，以及其移工從俄羅斯匯入的匯款；另一方面，則為俄、中因素。⁴² 俄羅斯欲重建其在中亞地區唯一的支配性強權地位，故施惠予吉爾吉斯，換取關閉美軍基地之承諾。此外，吉爾吉斯亦考量與中、俄合作發展經濟，所帶來的實質效益遠大於將空軍基地租借給美國，同時，也免於成為美國的戰略棋子，受中、俄兩大強鄰的軍事安全威脅。

然而關閉美國軍事基地後，吉爾吉斯並未因此與俄羅斯發展出完全信賴的軍事戰略夥伴關係。2016 年 12 月吉爾吉斯總統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發表聲明，認為吉爾吉斯必須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不應依賴包括俄、美及其他強權，因而決定當該國與俄羅斯軍事基地租借協定到期時，將關閉該基地。⁴³ 此間最大的原因是俄羅斯未

42. Akhilesh Pillalamarri, "The United States Just Closed Its Last Base in Central Asia," *The Diplomat*, June 10, 2014, <<https://thediplomat.com/2014/06/the-united-states-just-closed-its-last-base-in-central-asia/>>; Olga Dzyubenko, "U.S. vacates base in Central Asia as Russia's clout rises," *Reuters*, June 3, 201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kyrgyzstan-usa-manas-idUSKBN0EE1LH20140603>>.

43. "Kyrgyz president announces closure of Russian military base," December

能信守租借該基地時，欲對吉爾吉斯進行大型投資的承諾，再加上擔心俄羅斯對其採行類似入侵克里米亞的軍事行動。因此，俄軍駐紮在吉爾吉斯境內的軍事基地，即形同一種威脅。⁴⁴此聲明可視為吉爾吉斯排除外部強權控制的行動。

吉爾吉斯雖視俄羅斯為其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但就現實面來看，俄羅斯仍是其制衡中國過度影響的最佳戰略夥伴。由於中國目前是吉爾吉斯龐大債務的債權國，為避免陷入中國因債務而形成的控制，因而於2019年3月與俄羅斯簽訂鐵路建造合作備忘錄，建造有別於中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的鐵路連結計畫。⁴⁵此刻意的強權制衡策略顯現在俄羅斯的寬軌與中國的標準軌兩套不同軌距的鐵道系統中。吉爾吉斯借助俄羅斯欲維持並擴大其在吉爾吉斯的地理政治控制力，遊刃於中、俄兩國的權力競逐之間，從中獲利，並為其國家安全取得最大的平衡。

烏茲別克向來採取多邊外交政策，經常在西方與俄羅斯之間大幅度地轉變其地理政治立場，以短期參與的方式，從外部競爭強權中取得最大的短期利益。2001年當美國及北約軍隊抵達中亞時，基於外交

1, 2016, *Russia Beyond*, <https://www.rbth.com/news/2016/12/01/kyrgyz-president-announces-closure-of-russian-military-bases_652725>.

44. Fabio Indeo, "The Role of Russia in the Central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June 2018, pp. 3-4, 6, *OSCE Academy*, <http://www.osce-academy.net/upload/file/PB48The_Role_of_Russia_in_the_Central_Asian_Security_Architecture.pdf>.

45. Abdul Kerimkhanov, "Russia to help Kyrgyzstan in railway network development," *AzerNews*, April 2, 2019, <<https://www.azernews.az/region/148192.html>>; John C. K. Daly, "In 'Great Game Lite,' Russia and China Compete for Influence in Kyrgyzstan," April 8, 2019,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in-great-game-lite-russia-and-china-compete-for-influence-in-kyrgyzstan/>>.

現實，烏茲別克領導者斷然地改變其立場轉向美國陣營。於 2002 年與美國簽訂戰略夥伴及合作原則宣言，⁴⁶ 目的在增加其與俄羅斯協商的籌碼，同時維護國家的獨立自主，並期在與哈薩克爭奪區域領導者中，取得美國支持，成為中亞地區的領袖。

但當烏茲別克感到美國施壓，迫使其進行民主改革時，又立即轉向俄羅斯。2005 年「安集延事件」(2005 Andijan Massacre)，烏茲別克認為美國干涉其內政，要求美軍撤出位於該國南部的喀什卡納巴德(Khanabad)空軍基地，並加強與俄羅斯合作。⁴⁷ 該事件後，由於烏茲別克與美國斷交，西方國家對烏茲別克採取封鎖政策，這除了不利於烏茲別克取得西方國家的援助與投資外，更讓美國與哈薩克的關係迅速上升，哈薩克成為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2009 年的輪值主席國，這使烏茲別克在與哈薩克爭奪中亞區域領導地位處於劣勢，同時也影響烏茲別克多元化的政治與經濟發展。2017 年美、烏兩國恢復關係，2018 年 5 月烏茲別克總統訪問美國，進行安全、軍事與科技等戰略合作會談，並達成將近約 50 億美元的貿易合作。⁴⁸ 烏茲別克在與美國恢復關係前，已於 2017

4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Uzbekistan Declaration (Fact Sheet)," March 12, 200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1-2009.state.gov/r/pa/prs/ps/2002/8736.htm>>.

47. 2005 年 5 月，烏茲別克安集延市爆發群眾示威，當局嚴厲鎮壓示威者，導致數百人喪生。美國要求就鎮壓事件展開獨立調查。John C. K. Daly, Kurt H. Meppen, S. Frederick Starr, & Vladimir Socor, "Anatomy of a Crisis: U.S.-Uzbekistan Relations, 2001-2005," February 1, 2006, pp. 100-108,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http://www.silkroadstudies.org/publications/silkroad-papers-and-monographs/item/13107-anatomy-of-a-crisis-us-uzbekistan-relations-2001-2005.html>>。

48.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Bilateral rel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with American countries," September

年4月及5月先後訪問莫斯科與北京，並與兩國達成巨額經貿協定。⁴⁹此舉顯示烏茲別克需要俄羅斯與中國，同時又期發展多元化外交關係，在獨立與務實的外交政策下，烏茲別克必須同時交好中、俄、美三國，以確保獲取其最佳的國家利益。

五國中最獨特的是土庫曼，為防止外部強權干預內政，主張完全中立的外交政策立場，⁵⁰拒絕參與任何其他中亞國家或外部強權的多邊合作。土庫曼天然氣資源豐富，獨立後天然氣成為其主要的經濟產業，但由於蘇聯時期的產業結構與政治控制因素，土庫曼獨立初期所有的天然氣出口須仰仗俄羅斯中亞－中央天然氣管線(Central Asia-Center gas pipeline)的輸出通道與市場，這使得土庫曼的天然氣出口量與價格完全受制於俄羅斯，並引發兩國的衝突。

28, 2019, Accesse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https://mfa.uz/en/cooperation/countries/378/>>; The White Hou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Uzbekistan: Launching a New Era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May 16, 2018,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united-states-uzbekistan-launching-new-era-strategic-partnership/>>.

49.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omment by the Information and Press Department on Foreign Minister of Uzbekistan Abdulaziz Kamilov’s visit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ebruary 22, 2018,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www.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3088886>;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烏茲別克斯坦總統訪問中國〉，2017年5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ae/201705/20170502574561.shtml>>。

50.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urkmenistan, “President Gurbanguly Berdimuhamedov: foreign policy of Turkmenistan is aimed at creat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intern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global arena,” September 30, 2019, Accesse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urkmenistan*, <<https://www.mfa.gov.tm/en/articles/118>>.

為改變此一經濟結構，土庫曼採取多元化天然氣出口策略，於1997年、2009年及2010年先後與伊朗及中國完成管線修築計畫，⁵¹此舉讓土庫曼解除俄羅斯的能源地緣政治與經濟控制，也取得其天然氣出口的自主權。然而，這卻造成土庫曼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依英國石油公司2018年的統計資料來看，目前土庫曼輸往中國的天然氣占其總出口量的70%，⁵²比例過高。因此，土庫曼與美、日、印度等國合作，建造「土庫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氣管線」(Turkmenistan-Afghanistan-Pakistan-India Pipeline)，以平衡土庫曼對中國市場的失衡輸出。⁵³

51. 土庫曼與伊朗合作修築科別茲—科爾德庫伊管線(Korpeje-Kurtkui)及多夫列塔巴德—謝拉赫斯管線(Dovletabad-Serahs-Hangeran)。科別茲—科爾德庫伊管線於1997年12月營運，全長197公里，是土庫曼第一條不經過俄羅斯的跨國管線，年輸氣量80億立方公尺。2009年，土、俄衝突，雙方天然氣貿易中斷，為擴大天然氣出口，同年與伊朗協議修建多夫列塔巴德—謝拉赫斯管線，全長約30.5公里，年輸送量約為125億立方公尺，2010年開始營運。2006年，土庫曼與中國商定修建中國、中亞四條天然氣管線A、B、C、D。自2009年起，各管線陸續開始營運，目前D線仍在修建階段，2018年年輸出量為474.93億立方公尺。請見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urkmenistan, "The main gas pipelines of Turkmenistan," October 1, 2019, Accesse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urkmenistan*, <<https://www.mfa.gov.tm/en/energy/news/84>>;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2018年中亞天然氣管道向中國輸氣逾474億標方〉, 2019年1月15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901/20190102827158.shtml>>。

52.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 p. 40.

53. 1995年，巴—印天然氣管線即研議修建，後因阿富汗戰爭而擱置。2015年由美、日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開始主導管線建造，另有伊斯蘭開發銀行(Islamic development Bank)等貸款，並獲得日本三菱(Mitsubishi)等公司的技術支援。該計畫目前已完成土庫曼境內的管線鋪設，2018年2月阿富汗段開始動工，全長預計1,840公里，目標每年輸出330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請見Asian Development Bank, "Regional: Turk-

在土庫曼尋求多元化經濟與能源發展策略的背後潛藏著強權的操控與意圖。美國支持歐亞國家建造避開俄羅斯的能源出口管線，除維護其在歐亞地區的能源利益外，更大的目的在降低俄、中及伊朗等鄰近大國對中亞地區的影響力。對土庫曼而言，美、日等國的支持力度正足以成為土庫曼發展南向地緣政治經濟的力量，制衡俄羅斯與中國的能源管線與市場操控力，為土庫曼帶來實質效益。

總括上述中亞地區的特質對歐亞大陸各強權的現實互動關係，具有影響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安全戰略、能源風險分散，甚至影響歐亞大陸能源交易圈的權力重組等能源安全戰略，特別是防止俄羅斯或中東國家寡占能源的主導權。就這些因素來看，中亞地區已重新取得其地緣政治的權力位置。縱使中亞國家在其合作關係下，仍存在經濟、政權危機及過度依賴能源開發等潛在問題，然而由於存在外部強權利用此些問題在區域內競逐，因而促使中亞國家以集體行動方式，運用位居歐亞大陸中心的地理位置與能源資源，做為外交戰略操作的媒介，將挑戰轉換為機會，回應此複雜的強權互動關係，以防止被單一強國操控並保有自主權，以爭取本國較佳的利益。

肆、麥金德理論的可能修改

中亞五國積極發展多元化經濟的務實行動與外交策略，再加上列強在中亞激烈的權力競爭，因此傳統俄國與中亞地區展現在麥金德心

menistan-Afghanistan-Pakistan-India Natural Gas Pipeline Project, Phase 3,” September 29, 2019, Accesse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s://www.adb.org/projects/44463-013/main#project-pds>> ; Oil and Gas Complex of Turkmenistan, “State concern Turkmen gas announces tender,” September 29, 2019, Accessed, *Oil and Gas Complex of Turkmenistan*, <<http://www.oilgas.gov.tm/en/catalog/1194>> ; Vladimir Komarov,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works began on TAPI gas pipeline route,” September 3, 2015, *Turkmenistan Golden Age*, <http://turkmenistan.gov.tm/_eng/?id=5117> 。

臟地帶理論中的地緣政治力與連結度必定會被弱化，甚至中亞地區已成為其他強權制衡俄羅斯的戰略點。現今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作用已有別於麥金德將之歸納為心臟地帶抗衡北大西洋盆地區的作用。明顯地，中亞地區獨特的地緣戰略性已隨著全球政治體系的權力變動，而具有足以影響全球五大權力平衡區之心臟地帶、古東方文明亞洲季風區與空白地幔區的戰略條件，且又為單一強權所無法或完全掌控的地區。因此，中亞地區被劃歸心臟地帶南緣的位置及其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戰略作用必須重新被定義。

一、空白地幔區範圍之調整

1943年麥金德修正其全球觀，將亞洲季風區視為未來重要的地區。在麥金德的論述中，空白地幔區是一片1,200萬平方公里的連續陸地，在全球權力平衡體系中具有屏障作用，是荒野中的大腰帶，飛機、汽車公路將穿過其中。長期而言，由於此區的荒漠特質，對歐亞大陸形成地理空間的阻隔，因而會打破人類社群的連續性。空白地幔區的地理位置與特質將全球權力平衡體系分隔成兩大部分：南，古東方文明亞洲季風區與南大西洋盆地區；北，北大西洋盆地區與心臟地帶。在此五大區域中，麥金德將其地緣政治的戰略核心焦點放在北大西洋盆地區與心臟地帶，其他三大區域是麥金德為求環球的完整性與平衡目的而提出，因此三大區域只是粗略勾畫的架構概念。⁵⁴

麥金德在其理論論述中，僅對空白地幔區的通道特質略有描述，但並未多著墨。反觀科恩(Saul Bernard Cohen)於2005年所提出的「歐亞交會帶」(Eurasian Convergence Zone)概念，將空白地幔區的蒙古與心臟地帶的東波羅的海、黑海及中亞納入其中，他認為此交會帶從東波羅的海、東歐、黑海、中亞，到蒙古，再延伸到朝鮮半島，擴展

54.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pp. 603-605.

成歐亞大陸的內新月彎地帶(*Inner Eurasian Crescent*)，並可戰略性地連結中東地區。此地帶的地理位置、經濟資源，以及對心臟地帶與其周圍地區的連結性，使其具有成為一條巨大戰略通道的可能性。⁵⁵ 因此，該地帶的支配權成為強權間爭奪的目標。

參考科恩的理論分析來看麥金德的「空白地幔區」，其位居世界三大地緣戰略區：歐亞大陸的俄羅斯心臟地帶、大西洋與太平洋貿易的海洋戰略區與東亞戰略區（包括南亞地區）交會中心，⁵⁶ 是科恩「歐亞交會帶」的一部分，具有戰略通道特質，亦是強權爭奪的目標。循此，進一步探究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特質，該地區亦踞上述三大地緣戰略區之間，強權爭奪此地區的目的也是因其戰略通道與權力投射的作用。因此，將中亞地區納入空白地幔區，將更符合該地區地緣政治特質與地緣的完善性。

麥金德認為要劃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有理想藍圖及現實與學術藍圖兩種方法，其中後者是對現實的認知，包括政治、經濟、戰略等各種概念，因此如何在兩者之間劃分界線是相當重要的，必須謹慎。以此觀點來看麥金德的空白地幔區，該地區從非洲撒哈拉、阿拉伯、伊朗、西藏及蒙古等沙漠區到西伯利亞中部高原、阿拉斯加、加拿大勞倫琴地盾區及美國西部半乾燥帶。⁵⁷ 此一劃分原則大多是依地理氣候特質而定，形成一條跨區域的環帶，所以有關政治、經濟、戰略等概念的現實認知，不在當時麥金德的考量範圍，因為這些地區在該時期多屬於未開發的荒漠地區。然而現今這些地區因天然資源的開

55. Saul Bernard Cohen, "The Eurasian Convergence Zone: Gateway or Shatterbelt?"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46, No.1, January 2005, pp. 1-22.

56.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7.

57. 顯然，麥金德把結冰期長的白令海峽視為兩大陸地的連結，因而空白地幔區可以從西伯利亞連結到北美地區。

發，其地緣政治經濟價值與戰略性已大不同於 1940 年代，如勒那河地區（西伯利亞中部高原），由於其境內的能源與礦石資源的開發，現已成為俄羅斯能源經濟與外交戰略重要的一環。因此，空白地幔區的範圍必須重新界定，特別是針對現實認知概念，尤其是國家領土主權部分，應納入考量。

如上述，西伯利亞中部高原是俄羅斯領土的一部分，對俄羅斯的國家戰略重要性已大幅提高，不應與心臟地帶分離，且其為 1919 年麥金德心臟地帶的範圍，再被納入心臟地帶是順應地緣政治的動態性發展。西藏沙漠區是中國防止國土分裂的重點區，該地區獨立建國的可能性低，因此，將其劃歸與中國同為亞洲季風區，符合地緣政治的現實權力分配。另外，加拿大勞倫琴地盾區礦產資源豐富，是加拿大重要的礦產開發經濟區，且極富觀光旅遊經濟價值，此已成為加拿大經濟重要的一環，應歸入北大西洋盆地。再者，阿拉斯加雖不與美國本土相連，但是資源礦產豐富，是石油等能源的富藏地，具能源戰略價值，劃歸與美國同區。最後，美國西部半乾燥帶雖是畜牧產區，也是美國國土安全的一部分，是美國面對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直接戰略區，與美國劃歸同一區，對美國而言具有地緣政治的完整性。總括而言，麥金德所勾畫的空白地幔區已因國際政治體系與人類科技進步等環境的變遷而需重新調整，因為其對全球權力體系的平衡已具有不同的地緣政治意義與戰略作用。調整後的空白地幔區已不是麥金德為求環球完整性與平衡目的所粗略勾畫的架構概念，而是實質的戰略分析架構，此對全球權力平衡體系的戰略分析具有更進一步的價值（請見圖 3）。

空白地幔區排除西伯利亞中部高原、西藏、阿拉斯加、加拿大勞倫琴地盾區及美國西部半乾燥帶等範圍後，再納入中亞地區，其人文地理及地緣政治作用較為完整。⁵⁸ 此調整後的空白地幔區，包括非洲撒

58. 調整後的空白地幔區國家除了蒙古人多信奉佛教外，其餘 25 國的人民多數信奉伊斯蘭教。

哈拉沙漠區 11 國、阿拉伯沙漠區八國、伊朗、蒙古及中亞五國。沒有可形成世界超級強權崛起的條件，但是卻可使強權獲得足以影響世界權力平衡的權力，特別是制衡中國與俄羅斯兩大強權的權力擴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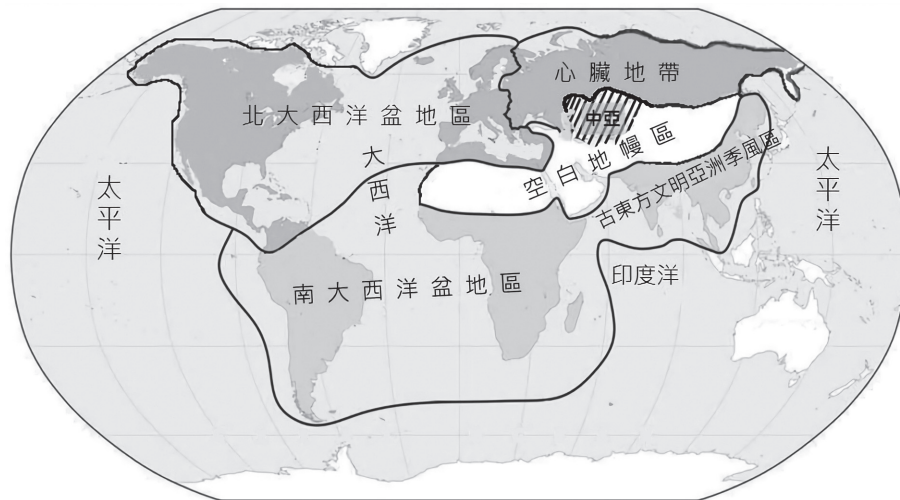


圖 3 麥金德全球觀五大區域之當代發展

資料來源：作者修正自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7。

說明：此圖呈現之五大區域範圍，係作者根據麥金德理論，考量全球政治體系的權力變動、人類科技進步及資源等因素，加以調整所得。

二、新空白地幔區與全球戰略操作

以調整後的空白地幔區、心臟地帶、北大西洋盆地及亞洲季風區的全球權力平衡體系架構來分析國際權力互動關係，可更清晰與深入地了解地緣戰略操作及全球權力互動的脈絡關係。以美國海權為例，其對歐亞大陸的權力投射與戰略布局並不容易，因此美國如要執行其權力平衡戰略，軍事要塞與附庸國等代理人制度的建立是較佳的策略選擇，而尋求核心戰略點對此策略的執行至為關鍵。在付出龐大

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的條件下，達到較大的戰略成效是必然的要求，所以該戰略點必須能夠同時被賦予多重任務的執行。循此，美國如能藉由修正後的麥金德理論架構將其戰略的重心放在空白地幔區，以中亞地區做為其歐亞大陸的戰略中心，向北可制衡俄羅斯，東南可阻絕中國在歐亞大陸的大戰略，南面則可扼阻伊斯蘭恐怖組織，同時亦豐富其歐亞大陸能源管線的能源來源，如美國所投資的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漢(Baku-Tbilisi-Ceyhan, BTC)石油管線的能源來源。

2002年9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言：美國須採取必要的手段來預防潛在的大國之間的競爭，尤其是軍事競爭，並防止美國的利益遭到威脅；所以美國除了穩固控制歐亞大陸在歐洲與東亞的邊緣地帶外，更要加強其能源安全保證，尤其來自西半球、非洲、中亞及裏海地區的能源供應。⁵⁹ 據此，再加上2017年美國川普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正式將中、俄兩國列為其全球戰略的競爭對手，認為中亞國家是其對抗中、俄兩大競爭性強權與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略點。⁶⁰

反觀俄羅斯，中亞地區被其視為當然的勢力範圍，基於五國與俄羅斯有地緣鄰接及前蘇聯的經濟與軍事遺緒等關係，此直接與俄羅斯的總體經濟結構及國家安全政策緊密連結。對俄羅斯而言，這既是對外的經濟問題，也是地緣政治問題，因此俄羅斯絕不會輕易放棄對中亞國家的領導權與支配地位。但是，俄羅斯必須面對的現實是一只要中亞國家持續多元化其經濟與外交發展策略，無論俄羅斯如何強化與中亞國家的區域經濟合作及軍事關係，五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勢必會逐漸弱化。

就此一發展趨勢來看，縱使俄羅斯不希望中亞經濟與外交多元化

59.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 pp. 19-20, 25-26, 29.

60.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p. 50.

發展，但其結果卻不是俄羅斯所能掌控。因此，面對美國的權力平衡戰略及中國的崛起，俄羅斯只能盡可能地維繫其與中亞五國的關係，藉由上海合作組織與中國合作制衡美國，防止美國聯合歐洲國家在歐亞大陸擴大勢力範圍，而中亞國家原在心臟地區的地緣政治經濟作用，俄羅斯已難再獨自享有該地緣利益。

中亞地區的能源資源與地緣戰略作用，對中國而言，是中國成為歐亞強權的基礎力量，具有強化與穩固效益，此正如麥金德所言－中國的地理位置不僅可以實質擴展到礦產與能源資源豐富的中亞戰略核心區，且中國有優於俄國的 9,000 英里海岸線及許多天然良港，並與 3,000 英里外的太平洋主航道相連結。因此，中國可成為歐亞大陸資源增加海洋前緣的據點。如果歐亞大陸再進一步與非洲連接，則中國將可成為歐亞大陸最大的陸權國家，將因此占據全球最有利的地位，進而與英、美兩國並駕齊驅，領導世界。⁶¹ 此宏觀的地緣政治視野，正映照出中國發展一帶一路倡議的藍圖。如 2014 年 5 月，哈薩克與中國於江蘇連雲港合作建造中哈物流合作基地，此使陸鎖國的哈薩克獲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得以向太平洋岸輸出資源。

以麥金德所分析的中國地理特質來看，中國是一個可以結合海洋與大陸資源兩大地理優勢的陸權國，這是英、美海權及俄羅斯陸權所不及的。雖然一帶一路倡議以海、陸兩線進行，但是歐亞大陸才是中國國家發展的基礎所在，穩固強大的陸權有助於其國家安全與海權的發展。⁶² 因此，中國如要充分發揮其陸權本質的地理優勢，那麼中亞地

61.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p. 437;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p. 603; Robert D. Kaplan,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3), pp. 188-189.

62. 葉自成，〈陸權發展與大國興衰〉（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頁 1-18, 114-129, 239, 249。

區就是其戰略的核心，有助於中國掌握歐亞大陸的戰略通道—空白地幔區。在此戰略通道上，中國可經由陸路管線取得來自心臟地帶及空白地幔區豐富的能源資源，增進國家能源安全；再經由高速鐵路使中國內陸城市與全球市場連結、打破俄羅斯泛西伯利亞鐵路的獨占運輸與對歐亞大陸東西交通的政治控制，以及降低易受美國海權控制的海洋航線威脅，增加中國地緣戰略的操作深度，同時擴展其在歐亞大陸的發展能力與影響力。

至於可能出現的中、俄爭奪中亞勢力範圍議題，基本上，中國承認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特殊關係，同時中國是俄羅斯擴展能源市場的對象國，兩國合作的前提為對抗美國，是種極微妙的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⁶³ 競爭的來源在於俄羅斯仍將中亞地區視為其重要的勢力範圍，此涉及俄羅斯傳統的地緣政治國家安全觀。因此，只要不深入觸及俄羅斯該國家安全觀，即便中國藉由能源及資源開發與中亞國家發展合作關係，繼而擴及貿易、基礎建設、國防與安全等方面的合作計畫，提高其與中亞國家的連結，亦未受到俄羅斯扼阻。另一方面，俄羅斯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日漸加深，且俄羅斯亦期在中國對中亞地區大量投資、改善基礎建設及促進區域發展中受惠。再加上兩國有制衡美國在歐亞大陸擴展勢力範圍的共識，兩國有軍售及聯合軍演等軍事合作。⁶⁴

明顯地，中亞地區已經成為各國爭相投注資金、技術及爭奪資源與權力的戰略點，除了美、中、俄三國外，還有印度、土耳其、日本及歐洲等國家，不論是為了取得能源等天然資源，或是軍事、政治戰

63. Robert D. Kaplan, "The Quiet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1/03/opinion/china-russia-rivalry.html?_ga=2.84264927.730210417.1573552983-789783200.1573552983>.

64. 孫國祥，〈中俄戰略協作之發展與未來展望〉，《歐亞研究》，第4期，2018年7月，頁99-109。

略操作的地緣力量，這地區已不是任何一個單一強權所能完全掌控的。事實上，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作用，早已形同其他空白地幔區國家，如近年來的蒙古。蒙古所採行的多元外交政策及列強在其境內的策略操作，與中亞地區的發展及列強的競爭態勢類似，但蒙古在多元外交策略的操作上較中亞地區國家成熟，已大幅降低俄羅斯對其影響。⁶⁵

麥金德全球權力平衡體系的五大區域範圍經過調整後，除更具解釋力外，同時亦為麥金德將阿基米德(Archimedes)的槓桿支點原理引入地緣政治學領域，進行補充說明。麥金德引用阿基米德的支點原理：「阿基米德說，如果能找到放置槓桿的支點，他將可以撬動整個地球」，⁶⁶卻未說明其全球權力平衡體系中支點的位置。以修改後的理論來看各強權的權力操作與互動關係，此使全球權力平衡體系的中軸清楚地落在空白地幔區，而中亞地區則具支點作用，因為美、中、俄等多國的權力操作與制衡都交會於此。具體而言，美國的勢力範圍在南、北大西洋盆地，俄、中所處的心臟地帶與古東方文明亞洲季風區是美國勢力無法或難以完全掌控的，五大區域中唯有空白地幔區鄰近這兩大區域，且又沒有任何一個強權能完全掌控此地區，因此美國如欲在全球層次取得先發制人的戰略布局，空白地幔區會是最佳戰略區。與印太地區的海洋制衡相比較，此戰略區最大的特點是可直接威脅中、俄兩大陸權國國土的腹背。反觀，俄、中兩國位居心臟地帶與古東方文明亞洲季風區，空白地幔區與兩國有國土相鄰的地緣安全連結性，是防範美國制衡的重要戰略區。

換言之，空白地幔區之所以為全球權力平衡體系的中軸，主要原

65. 吳雪鳳，〈蒙古的地緣政治戰略〉，《問題與研究》，第56卷第2期，2017年6月，頁67-107。

66.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p. 603.

因在於其位居俄羅斯心臟地帶、大西洋與太平洋貿易的海洋戰略區及東亞戰略區三大地緣戰略區交會中心的戰略通道特質，且亦是全球主要的能源供給與蘊藏區，此為其地理中軸位置外的能源戰略性。因此，對海權國家而言，將空白地幔區納入勢力範圍有助於解決其在歐亞大陸內部的戰略局限；反之，對陸權國而言，則有防禦、擴大勢力範圍與戰略操作的作用，此即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藍圖。而新納入的中亞地區，其地理特質與戰略性更勝於其他空白地幔區國家，如本文第貳部分第一小節所述——可對亞、歐、非三大洲造成來自中亞威脅的地緣戰略性，具有連結其他各區的樞紐作用，且直接鄰接俄、中兩大強國，為海權國家不易進入之戰略點。另一方面，空白地幔區中從黑海東北角經高加索區到裏海，再連結中東地區，為世界兩大能源蘊藏地與產區，中亞地區正位居此歐亞能源庫的東側，是能源管線或運輸向東、向南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重要的陸路能源樞紐。再者，麥金德認為有助於陸地強權勢力擴張的鐵路科技，現以高速鐵路網絡動力方式貫穿整個歐亞大陸，而中亞地區正位居此陸路戰略機動力之核心戰略區，是中國西向歐洲與南向印度，以及歐洲東向太平洋與南向印度洋的交通樞紐，同時，亦有助於空白地幔區富藏的礦產資源的輸出。因此，不論陸權或海權國，如能控制此兼具鐵道運輸 (railways)、資源(resources)，以及海權難以進入性(remoteness)三大特質的歐亞大陸核心地區(core region)——中亞地區，⁶⁷ 在此地區的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之力下，則能經由其地緣戰略特質逐漸在空白地幔區擴大影響力，繼而影響歐亞大陸各區。

近年來，在東南亞沿海美、中勢力對峙的區域戰略焦點之下，中

67. Sarah O'Hara, Michael Heffernan, & Georgina Endfield, "Halford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and British Perceptions of Central Asia," in Brian W. Blouet, ed., *Global Geostrategy: Mackinder and the Defence of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Frank Cass, 2005), pp. 90-101.

亞地區及空白地幔區是全球層次戰略操作中不易受重視的戰略區域，但仍可能在未來成為各強權在全球戰略布局的新焦點。

伍、結論

來自中亞地區的草原民族在 5-16 世紀之間，充分地展現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特質，對歐洲、土耳其、埃及、印度、中東國家及中國等地區施加壓力，引起歐亞大陸「內新月灣地帶」權力互動關係的變動。而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英、俄兩國為爭奪歐亞大陸勢力範圍所引發的大競賽，亦因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特質而起。麥金德於 1904 年所提出的「軸心地區」觀，即沿此地緣政治脈絡，衍生出海權與陸權制衡的全球地緣政治觀。其後因中亞地區成為俄國（蘇聯）領土，其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經濟特質與戰略作用被納入心臟地區的單一政治實體，不再顯現在歐亞大陸的權力互動關係中，此可由 1919 年麥金德以「心臟地帶」修正「軸心地區」理論，未對中亞地區多加著墨而知。

1943 年，麥金德再次修正其理論，以全球五大區域權力平衡體系的平衡論取代以海權與陸權平衡論為核心論述的心臟地帶理論。由於此時期位處亞洲季風區的中國與印度尚未發展成地緣戰略中心，且心臟地帶仍由單一政治實體（蘇聯）所掌控，麥金德全球權力平衡體系中的平衡力量主要來自北大西洋盆地與心臟地帶，其中空白地幔區對全球權力平衡體系的屏障作用大於通道作用，且通道作用在理論中並不顯著。另一方面，麥金德曾預言印度與中國將會發展為新的地緣戰略中心，而全球權力平衡體系則會因此受到強化，且因中國可結合海洋與大陸資源的兩大地理優勢，而使其具有成為與英、美兩國並駕齊驅，以及領導世界實力的歐亞大陸陸權國。⁶⁸ 麥金德於半世紀前對中國

68.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pp. 603, 605.

崛起的前瞻性論述及其理論被廣為運用長達一世紀仍未衰退，足見其在地緣政治學中的地位。

雖然，麥金德地緣政治學理論分析的準確性足以貫穿整個 20 世紀，並且可持續地運用於 21 世紀的國際互動關係。⁶⁹ 然而，依麥金德不斷隨國際政治體系及其運行環境而修正其理論的觀點來看，顯然蘇聯崩解與中國崛起的國際體系變化過大，以麥金德全球五大區域權力平衡體系理論來分析此全球權力互動關係，有麥金德無法就此劇烈變遷而修正其理論之憾，⁷⁰ 因此本文期能對此缺憾提供一可能修正的參考，特別是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所擁有的地緣政治意涵部分。

綜觀 1991 年以來，除了中國崛起，對全球權力平衡體系另一重大的影響是中亞地區獨特之地緣戰略性隨著全球政治體系的權力變動，再度回到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權力版圖。其所擁有的戰略通道與權力投射作用，足以影響心臟地帶、亞洲季風區與空白地幔區的戰略力量，讓中亞地區可以成為各強權全球戰略的核心操作戰略點，特別是美、中、俄三國，此可從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陸路部分——「絲綢之路經濟帶」中窺見。中國以中亞地區為樞軸，取得此地區的鐵路網絡科技機動力，以及能源、礦產等天然資源，藉此地緣政治經濟之力，增加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強度，特別是能源與政治戰略操作，並向東連結蒙古，向西連結伊朗等空白地幔區國家，漸次掌握歐亞大陸的巨大通道，在地緣政治力的建構中，欲逐步制衡美國威脅。而美國亦於 2017 年重提 2011 年之「新絲綢之路計畫」(The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包括能源、貿易與交通、海關與邊防等範圍之跨區域經濟計畫，雖以維持區域繁榮、安全及穩定為目的，⁷¹ 然而該計畫以中亞連

69. Colins S. Gray, "In Defence of the Heartland: Sir Halford Mackinder and His Critics a Hundred Years On," p. 18.

70. 麥金德於 1945 年過世。

7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Support for the New Silk Road," November

結南亞為核心地緣政治藍圖，其遏制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之意則不言而喻。

循此，中亞地區做為原心臟地帶南緣的全球地緣政治地位，已有所不足。其最大原因在於中亞地區的全球地緣政治戰略支點作用，不論是能源、交通運輸、政治、經濟或軍事佈局等樞紐特質，在新的國際權力互動關係中被凸顯出來，因而展現其適合在空白地幔區的地緣特質。21世紀，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意涵是全球權力平衡體系的戰略中軸支點。因此，欲取得全球權力平衡體系的平衡支配力量，必須掌控歐亞大陸的戰略通道—空白地幔區，而欲掌握空白地幔區，則須先掌控中亞地區。

(收件：2019年5月17日；修正：2019年11月8日；採用：2019年11月19日)

17, 2019, Accesse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p/sca/ci/af/newsilkroad/index.htm>>; U.S. Secretary of State,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Appendix 1: Department of State Diplomatic Engagement (FY 2017)” November 17, 2019, Accessed, pp. 194, 196-197, *U.S. Secretary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52732.pdf>>.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張錫模，2004。《中亞區域安全淨評估》。臺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 越常慶，2010。《列國志：哈薩克斯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葉自成，2007。《陸權發展與大國興衰》。北京：新星出版社。

期刊論文

- 吳雪鳳，2016/7。〈哈薩克對中國地緣戰略與能源安全之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7 卷第 3 期，頁 109-155。
- 吳雪鳳，2017/6。〈蒙古的地緣政治戰略〉，《問題與研究》，第 56 卷第 2 期，頁 67-107。
- 孫國祥，2018/7。〈中俄戰略協作之發展與未來展望〉，《歐亞研究》，第 4 期，頁 99-109。
- 張錫模，2005/6。〈西伯利亞鐵道的臺灣軌跡〉，《當代》，第 214 期，頁 58-69。
- 連弘宜，2018/4。〈一帶一路框架下中俄之潛在競合關係〉，《歐亞研究》，第 3 期，頁 33-40。

網際網路

- 2013/9/4。〈中國和土庫曼斯坦關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新華社》，<http://www.gov.cn/ldhd/2013-09/04/content_2480874.htm>。
- 2015/9/1。〈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哈薩克共和國關於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新

- 階段的聯合宣言》，《新華社》，<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xinwen/2015-09/01/content_2922700.htm>。
- 上海合作組織，2015/12/9。〈上海合作組織簡介〉，《上海合作組織》，<http://chn.sectsco.org/about_sco/>。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7/5/12。〈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關於進一步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461149.s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7/9/1。〈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488975.s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7/5/15。〈烏茲別克斯坦總統訪問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ae/201705/20170502574561.s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9/1/15。〈2018年中亞天然氣管道向中國輸氣逾474億標方〉，《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901/20190102827158.s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8/6/7。〈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吉爾吉斯共和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topnews/2018-06/07/content_4816238.htm>。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2015/3/28。〈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15-03/28/content_2839723.htm>。

英文部分

專書

- Cohen, Saul Bernard, 2009.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Kaplan, Robert D., 2013.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 Mackinder, Halford J., 1942.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 O'Brien, Patrick K., ed., 1999. *Atlas of World History*. London: George Philip Limited.
- Sergeev, Evgeny, 2013.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New York: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專書論文

- O'Hara, Sarah, Michael Heffernan, & Georgina Endfield, 2005. "Halford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and British Perceptions of Central Asia," in Brian W. Blouet, ed., *Global Geostrategy: Mackinder and the Defence of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Frank Cass. pp. 90-101.

期刊論文

- Cohen, Saul Bernard, 2005/1. "The Eurasian Convergence Zone: Gateway or Shatterbelt?"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46, No. 1, pp. 1-22.
- Gray, Colins S., 2004. "In Defence of the Heartland: Sir Halford Mackinder and His Critics a Hundred Years O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3, pp. 9-25.

Mackinder, Halford J., 1904/4.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 pp. 421-437.

Mackinder, Halford J., 1943/7.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No. 4, pp. 595-605.

Menelly, Steven, 2016/Fall.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Central As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38, No. 1, pp. 36-38.

Rauf, Sarwat, 2017/Winter. "Changing Geopolitical Dynamics in Central Asia: Causes and Effects," *Strategic Studies*, Vol. 37, No. 4, pp. 149-165.

"X" (George F. Kennan), 1947/7.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Vol. 25, No. 4, pp. 566-582.

網際網路

2016/12/1. "Kyrgyz president announces closure of Russian military base," *Russia Beyond*, <https://www.rbth.com/news/2016/12/01/kyrgyz-president-announces-closure-of-russian-military-bases_65272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9/9/29 (accessed). "Regional: Turkmenistan-Afghanistan-Pakistan-India Natural Gas Pipeline Project, Phase 3,"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s://www.adb.org/projects/44463-013/main#project-pds>>.

BP, 2019.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 *BP*,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19-full-report.pdf>>.

Central Asian Bureau for Analytical Reporting, 2015/11/28. "Crisi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who is to blame and what to do? View from Uzbekistan," *Central Asian Bureau for Analytical Reporting*, <<https://cabar.asia/en/cabar-asia-crisis-of-regional-cooper->

ation-in-central-asia-who-is-to-blame-and-what-to-do-view-from-uzbekistan/>.

Daly, John C. K., 2019/4/8. “In ‘Great Game Lite,’ Russia and China Compete for Influence in Kyrgyzstan,”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in-great-game-lite-russia-and-china-compete-for-influence-in-kyrgyzstan/>>.

Daly, John C. K., Kurt H. Meppen, S. Frederick Starr, & Vladimir Socor, 2006/2/1. “Anatomy of a Crisis: U.S.-Uzbekistan Relations, 2001-2005,”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http://www.silkroadstudies.org/publications/silkroad-papers-and-monographs/item/13107-anatomy-of-a-crisis-us-uzbekistan-relations-2001-2005.html>>.

Dzyubenko, Olga, 2014/6/3. “U.S. vacates base in Central Asia as Russia’s clout rise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kyrgyzstan-usa-manas-idUSKBN0EE1LH20140603>>.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019/8/22. “Tajikista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Tajikistan>>.

Euractiv, 2018/3. “Connecting Central Asia,” *Euractiv*, <<https://en.euractiv.eu/wp-content/uploads/sites/2/special-report/EURACTIV-Special-Report-Connecting-Central-Asia.pdf>>.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2019/9/30 (accessed).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Facts and Figures,”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Documents/broshura26_ENGL_2014.pdf>.

Horák, Slavomír, 2018/4/30. “Central Asia After Astana: From Integration to Cooperation,”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509-central-asia-after-astana-from-integration-to-coop->

eration.html>.

- Indeo, Fabio, 2018/6. "The Role of Russia in the Central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OSCE Academy*, <http://www.osce-academy.net/upload/file/PB48The_Role_of_Russia_in_the_Central_Asian_Security_Architecture.pdf>.
- Kaplan, Robert D., 2017/11/3. "The Quiet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7/11/03/opinion/china-russia-rivalry.html?_ga=2.84264927.730210417.1573552983-789783200.1573552983>.
- Kerimkhanov, Abdul, 2019/4/2. "Russia to help Kyrgyzstan in railway network development," *AzerNews*, <<https://www.azernews.az/region/148192.html>>.
- Komarov, Vladimir, 2015/9/3.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works began on TAPI gas pipeline route," *Turkmenistan Golden Age*, <http://turkmenistan.gov.tm/_eng/?id=5117>.
- Markedonov, Sergei, 2010/1/13. "Post-Soviet integration: does the CIS work?" *OpenDemocracy*,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odr/post-soviet-integration-does-cis-work/>>.
- Menteshashvili, Albert, 2019/9/30 (accessed).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Central Asian and Caucasian Republics,"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s://www.nato.int/acad/fellow/97-99/menteshashvili.pdf>>.
- Ministry for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2017. "Investor's Guide 2017: Republic of Kazakhstan," *invest.gov.kz.*, <http://www.cciab.ro/fileadmin/user_upload/Investors-guide-2017.pdf>.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2019/10/1 (accesse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http://mfa.gov.by/en/organizations/membership/list/aa16658947a49c28.htm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2014/9/17. “Foreign Policy Concept for 2014-2020 Republic of Kazakhst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http://mfa.gov.kz/en/content-view/kontseptsiya-vneshnoj-politiki-rk-na-2014-2020-g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2019/9/28 (accessed). “Bilateral rel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with American countri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https://mfa.uz/en/cooperation/countries/378/>>.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18/2/22. “Comment by the Information and Press Department on Foreign Minister of Uzbekistan Abdulaziz Kamilov’s visit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www.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3088886>.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urkmenistan, 2019/9/30 (accessed). “President Gurbanguly Berdimuhamedov: foreign policy of Turkmenistan is aimed at creat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intern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global are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urkmenistan*, <<https://www.mfa.gov.tm/en/articles/118>>.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urkmenistan, 2019/10/1 (accessed). “The main gas pipelines of Turkmenist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urkmenistan*, <<https://www.mfa.gov.tm/en/energy/news/84>>.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18/9/28. “Relations with the Kyrgyz Republic,”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s://www.nato>.

int/cps/en/natohq/topics_49607.htm>.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18/9/28. "Relations with Turkmenistan,"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50317.htm>.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19/3/21. "Relations with Tajikistan,"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50312.htm>.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19/3/26. "Relations with Kazakhstan,"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49598.htm>.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19/3/27. "Relations with Uzbekistan,"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22839.htm>.

Oil and Gas Complex of Turkmenistan, 2019/9/29 (accessed). "State concern Turkmen gas announces tender," *Oil and Gas Complex of Turkmenistan*, <<http://www.oilgas.gov.tm/en/catalog/1194>>.

Pillalamarri, Akhilesh, 2014/6/10. "The United States Just Closed Its Last Base in Central Asia,"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4/06/the-united-states-just-closed-its-last-base-in-central-asia/>>.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Tajikistan, 2019/10/1 (accessed). "Tajikistan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Tajikistan*, <<http://www.president.tj/en/taxonomy/term/5/19#vose>>.

Presidential Library, 1991/12/8. "The Belavezha Accords signed," *Presidential Library*, <<https://www.prlib.ru/en/history/619792>>.

Republic of Turke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19/9/30 (accessed). "Turkey's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Republic of Turke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ttp://www.mfa.gov.tr/turkey_s-relations-with-central-asian-republics.en.mfa>.

- Starr, S. Frederick & Svante E. Cornel, 2018/11/25. “Moderniza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A New Spring?”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https://www.silkroadstudies.org/publications/silkroad-papers-and-monographs/item/13320-modernization-and-regional-cooperation-in-central-asia-a-new-spring?.html>>.
-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9/9/24 (accessed). “The World Fact Book,” *CIA*,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2/3/12. “United States-Uzbekistan Declaration (Fact Shee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1-2009.state.gov/r/pa/prs/ps/2002/8736.htm>>.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9/5/1 (accessed). “C5+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p/sca/c51/index.htm>>.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9/11/17 (accessed). “U.S. Support for the New Silk Roa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p/sca/ci/af/newsilkroad/index.htm>>.
-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50/4/14. “NSC68,”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c-hst/nsc-68.htm>>.
- U.S. Secretary of State, 2019/11/17 (accessed).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Appendix 1: Department of State Diplomatic Engagement (FY 2017)” *U.S. Secretary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52732.pdf>>.
- The White House, 2002/9.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http://nssarchive.us/NSSR/2002.pdf>>.
- The White House, 2017/1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The White House, 2018/5/16. “The United States and Uzbekistan: Launching a New Era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united-states-uzbekistan-launching-new-era-strategic-partnership/>>.

The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2019/9/29 (accessed). “Agreement on Foundation of 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The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http://wits.worldbank.org/GPTAD/PDF/archive/EAEC.pdf>>.

The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Central Asia in Eurasia: On the Concept of Mackinder's Geopolitical Theories

Sheue-feng Wu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heng 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n-British rivalry, Mackinder, a geopolitical strategist, developed the “Pivot Area” theory to describe the geopolitical balance between sea powers and land powers, in 1904, which he modified as “Heartland Theory”. In 1943, Mackinder reviewed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modified his theory again, substituting the balance-of-power of the global system among five regions for “Heartland Theory”.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reveal the possibility revising Mackinder’s 1943 the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s completely changed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with the rise of China, which has influence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globe system tremendously, especially the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Central Asia in Eurasia. This article follows Mackinder’s theoretical context and discusses the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Central Asia in Eurasia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vising Mackinder’s theory.

Keywords: Central Asia, China, Russia, the U.S., Halford Mackinder

